

开拓文学艺术新纪元

——论社会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张 居 华

作 者 张居华,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社会主义文学 审美境界 两种民族文化 艺术规律 历史经验

提 要 社会主义文学经历了萌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她不仅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而且蓬蓬勃勃地发展着。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个政治概念, 根本不可能同文学特性“融洽”在一起, 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重新澄清这个事关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对于我们今天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方向前进, 进一步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 大有裨益。

社会主义文学的萌发、产生和发展, 迄今已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 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 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是, 现在还有人通过对她的所谓“反思”, 进行轻浮的否定, 认为“社会主义”是个政治概念, 根本不可能同文学特性“融洽”在一起, 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文学”。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有必要予以澄清。否则, 任其流行, 势必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阻碍以至破坏的作用。对此, 决不能等闲视之。

社会主义文学作为新生事物, 有她萌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绝非是某个或几个伟人一时头脑发热臆造出来的。回顾社会主义文学所走过的不平坦的道路,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即萌发时期、形成时期和蓬勃发展时期。

—

社会主义文学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萌发?

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 她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 由最初的工人运动、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 经多方面整合的历史环境中萌发的。在其萌发时期, 其幼芽不仅与人类优秀文学的思想倾向、艺术形式有着继承和创新的历史发展关系, 而且与最初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斗争实践, 与引导、渗透、滋润这一运动的最初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也就是说, 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文学, 是社

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工人运动，同这个历史性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时代精神——由空想社会主义到逐渐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相融合的结晶。她的萌发决定了她必然是与以往任何文学都有显著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学。

列宁提出的“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历史地科学地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还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我们决不能无视和低估这种“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它代表了人类文化思想的进步和希望。

因此，列宁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应该“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取出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④，而且还应该“全力抓住”和利用它，使它与觉悟的工人思想交往，融合起来，以体现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文学作为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如此。在人类历史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的文学里面，都程度不同的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当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自觉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时，文学为适应工人阶级革命时代的要求，必然会将每个民族文学里面的那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吸收过来加以利用，加以发扬光大，使它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同工人思想融合起来。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学，就是在这个“思想体系”基础上，适应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需要而萌发的。在萌发过程中，虽然受过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乃至左右，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传播，逐步减弱乃至摆脱了这种历史的必然影响。

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反映工人阶级最初斗争的处于萌芽状态、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文学已经开始出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在英国工人阶级初期斗争的年代，就有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显示出对文学和科学的极大兴趣，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⑤，他们的作品的读者大多数是工人。工人阶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书刊，虽然多半还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但就其内容性质来说，远胜于所谓“有教养”的那些道德伪善的资产者的文学书刊。恩格斯认为，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它画的是一群向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⑥这幅画在德国一些城市展览后，给许多人灌输了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恩格斯不仅为德国另一位优秀画家卡尔·莱辛“已经站到社会主义方面”而感到非常满意，而且为法国的埃蒂耶纳·卡贝“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⑦而给予恰当的肯定。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显然吸取了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计划中的一切合理的东西，而且还大大超过他们。这种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学艺术家，在描写和批判社会现实时能触及到旧的社会制度的弊病，有利于引起人们对旧制度的不满，以至向往新社会制度的到来。这就是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文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政治价值。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那些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劳动人民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文学，都曾给以极大的关注和相当高的评价。

比如 马克思认为 查·狄更斯等“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他们在自己的卓越

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⁹同样,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也认为:“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作家当中的这个新流派——乔治·桑、欧仁·苏和查·狄更斯就属于这一派——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¹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这样高的评价这批作家?根本原因在于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作家时,他们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文学中发现了未来具有新质的社会主义文学。这种新型文学,显然要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更多地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并积极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在内容性质方面的一个带基本倾向性的彻底革命。作为“时代的旗帜”,这派作家在小说性质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对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诞生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和历史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适应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需要,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文学势必应运而生,并伴随着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而向前发展。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英国“人民宪章”运动的出现,便造就出一批反映这一革命斗争的宪章派诗人琼斯、托马斯·库伯、林顿、梅西等,他们大都是工人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他们创作的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斗诗歌,表现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觉醒,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阶级利益。比如《向人民宪章高呼万岁》、《人民之歌》、《前进》、《一首颂歌》、《自由进行曲》、《我们的前途》等,就是在人民革命浪潮中创作出来的,可以说它们是与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一道出现,一起发展的。在德国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爱德华·波·米德创作的诗《蒸气王》,正确表达了德国工人中的普遍情绪,呼唤工人“快要觉醒”,起来把“折磨人的肉体”、“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的寄生虫和暴君打入深渊。《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是杰出诗人海涅创作的政治诗集。马克思热情赞颂这本“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以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勇敢的斗争的呼声,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意识到“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积极因素”,他“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为一个大力士。”¹¹恩格斯曾多次赞赏维尔特,称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¹²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具有艺术审美特性的文学,是可以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情绪等融合在一起的,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二

社会主义文学经过一个萌发时期之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广泛传播和影响的扩大,伴随着与此紧密相连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觉醒,社会主义觉悟的日益提高,同时也伴随着与以上两方面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斗争实践的蓬勃发展,产生了早期的社会主义文学。

19世纪70年代初,反映巴黎公社运动的公社文学,虽然大批被反动派所毁,但仅就保存下来的一些作品如《劳动者的觉醒》、《白色恐怖》、《狱中歌》、《牺牲者与刽子手》特别是

欧仁·鲍狄埃写的《国际歌》，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觉醒意识、战斗精神、坚定信念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牺牲精神。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作品是在巴黎公社运动中产生的，是革命者用鲜血凝成的，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第一次掀开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辉一页，在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们不仅有着不朽的社会历史价值，而且显示出了新型社会主义文学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无疑，它们开拓了世界文学艺术的新纪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认真总结早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对社会主义文学寄托了殷切的期望。他们首先期望有工人阶级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队伍，以创作更多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性和艺术形式完美的文学作品。他们赞赏小说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革命，提出社会主义文学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⁴¹，表现在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为社会主义英勇斗争的无产阶级新人形象，以便更好地向人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和审美意识形态性质，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提出了一般性要求和高标准要求。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指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文学作品“都是有强烈倾向的”⁴²，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及其作家，也应该有社会主义倾向性。他指出：“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现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⁴³这种对“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作品的一般性要求，可以从对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中，发现和预示社会主义是旧社会关系的必然发展趋势，以动摇资产阶级视资本主义为“永世长存”的乐观主义，也就完成了作者表明社会主义倾向性的使命。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倾向性应该同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融合起来，而不应当特别地把政治倾向指点出来。这是艺术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的美学要求，即对文学艺术创作应该“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⁴⁴。他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对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性的小说《城市姑娘》，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的高标准要求。他明确提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应充分表现工人群众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命运的反抗、战斗的“积极面”，而不要单纯描写他们的“消极面”，进一步提出要求文学作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工人阶级“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⁴⁵。这是对文学作品的高标准要求。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其政治思想倾向性方面，应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斗争实践，与这一运动和斗争实践中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受轻视的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生存，共命运。当然，在审美特性方面，社会主义文学与其他文学大体上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强调社会主义文学的政治思想倾向性，也强调艺术形式的完美性，反对脱离艺术情象把观点特别指点出来；主张在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中，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场面将观点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们还在各自《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在评论《济金根》剧本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对未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的总体构想。虽然他们具体指的是剧本的创作，然而其精神实质无疑也适合于其他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创作。马克思理想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是应该

“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化的思想表现出来”¹⁶。恩格斯理想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是“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¹⁷。恩格斯坚信:“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¹⁸虽然他们的说法不同,但是,对未来社会主义文学的美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构想,是一致的。他们说的精神实质,就是把历史的真实性、深刻的思想性与艺术的完美性融合一体为最高理想的文学艺术。也就是说,他们理想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应在时代高度、思想深度和艺术强度上,达到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这种对崇高的、理想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的高度概括和总体构想是符合艺术规律的,人类将来一定会实现。

三

社会主义文学经过一个形成时期之后,在俄国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在40年代的中国特别是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以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长足进步,跨入蓬勃发展时期。这是谁也无法抹煞和否定的历史事实。

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人民大革命,列宁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出发,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要求,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指出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应该“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应该“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社会主义文学中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¹⁹。在列宁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到一个成熟和初步繁荣的新阶段。高尔基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母亲》,第一次成功地反映了俄国工人阶级在其政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从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自发反抗到自觉投身于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战斗的革命斗争。这部小说真实地塑造了母亲尼洛夫娜及其儿子巴威尔等一批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列宁称赞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它的问世,无疑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学趋向成熟。在这本书的积极影响下及其作者的带动下,出现了一大批革命作家献身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创作出许多著名于世的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比如绥拉菲摩维奇的长篇小说《铁流》,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好》,富曼诺夫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日日夜夜》等等,不胜枚举。它们使社会主义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出异彩,在人类文学史上建立了不朽的丰碑。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及时批驳“左”、右倾机会主义文化路线分不开的。列宁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反映论,强调文学艺术是一定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他明确指出,作家应“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²⁰列宁除了强调社会主义文学应反映工人和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斗争和业绩之外,还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正确地指导这种能动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²¹同样,斯大林也热情地劝说作家置身

于火热的建设新生活的劳动和斗争之中，一方面获得“愉快的情绪”，一方面能提供“丰富的材料”，这样才可能创造出“杰作”²²。此外，他还在发展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面，作出了理论建树。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给它以形式”²³。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文学方面的见解。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文学是与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斗争实际联系在一起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即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情绪和业绩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文学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它标明社会主义文学及其审美特性，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理想紧密地联在一起。有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实践，有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投身于为实现社会主义斗争、建设的人民群众及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就必定有反映和表现它（或他）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这是文学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掀起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列文论以及社会主义文学的早期作品，特别是苏联一批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逐渐被介绍过来。这使得中国“五四”时期便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大力发展革命文艺，积极探索革命文艺的发展道路。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指出“五四”以来的“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它们与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²⁴。当时提倡和创作的文艺作品，就其内容的革命性质来说是新民主主义文艺，而就其内容的思想体系来看则是属于社会主义文艺，因此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她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旧文艺的数量上的优势来压制新文艺的阴谋。

《讲话》之后，特别是从新中国建立到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虽受到过“左”的和右的文艺思潮的严重干扰，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其主流是沿着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前进的，并且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使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探索前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新鲜经验。一大批成功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先后问世，不仅题材新、主题新、人物新，而且形式新、风格新，反映和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崭新面貌，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诸如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红旗谱》、《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山乡巨变》、《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李钊》、《雷锋之歌》、《天安门诗抄》等；戏剧文学《白毛女》、《刘胡兰》、《龙须沟》、《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洪湖赤卫队》、《于无声处》、《丹心谱》、《陈毅出山》等；电影文学《英雄儿女》、《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李双双》、《闪闪的红星》、《从奴隶到将军》以及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散文、电视文学等等。它们反映和表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社会题材及其历史的时代特色，塑造了社会主义英雄人物及新人形象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大放异彩，而且有不少作品被翻译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从社会主义文学萌发、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她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她应该始终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与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她作为文学的审美特性应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倾向性融为一体,血肉相联。她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己的战斗文学、美的文学,她开创了人类文学史上的新纪元。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都值得珍视,值得认真地总结,以便使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我国,就是继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这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就其艺术内容性质来讲,她是社会主义的;就其艺术形式、风格、特色来讲,她是审美的、民族的。就是说,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倾向性,同艺术审美特性、民族特性,尽可能达到完美的融合。在这方面,将会不断地总结出新鲜经验。事实证明并会继续被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文学必将在文学史上永远放射出璀璨的光辉。显而易见,有人提出文学要淡化政治、远离政治、不问政治、脱离政治以至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存在,不管他的主观愿望怎样,其实质都在于削弱以至脱离社会主义政治,在于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文学,而有意或无意地迎合资本主义政治的需要,最终将社会主义文学一步步蜕化成非社会主义文学、资本主义文学。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新纪元早已开创,并得到初步的繁荣发展,而且已经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先后出现了一批批著名的社会主义文艺家和大量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一个不容动摇的根本性原则。我们坚信,在马列文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必然在21世纪获得更加蓬勃的繁荣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巨大的特殊贡献。

注 释:

1。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四) (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8、589、167、591页。

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86页。

⑧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4、483—48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4页。

12 13 15 16 17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454、462、340、343、34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19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7—650页。

20 2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362页。

22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7—239页。

23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4—805页。

(责任编辑 张炳煊)